



天才儿子 腹黑女良亲

Tiancaierzi
fuhei
niangain

II

比财招亲



北藤

BEITENG
WORKS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天才儿子腹黑女亲

Tiancaierzi
fuhei
niangqin II

比财招亲

北藤
BEITENG
WORK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才儿子腹黑娘亲. 2, 比财招亲 / 北藤著. — 贵

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221-12296-4

I. ①天… II. ①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9487号

天才儿子腹黑娘亲. 2, 比财招亲

北藤 著

策划人 陈继光

责任编辑 陈继光 潘 媛

特邀编辑 胡 蓉

封面设计 姚姚工作室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550001

营销电话 0851-6828640 (传真)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80×960毫米1/16

字 数 260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2296-4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十大变态男聚会	001
第二章	娘亲的招亲大会	024
第三章	爹爹吃醋了	046
第四章	南熙国变天了	068
第五章	请叫我小墨哥哥	089
第六章	蓝叔叔，爆发吧	114
第七章	做男人，真难	134

天才好娘亲 II
腹黑娘亲
比财招亲



目 录

CONTENTS

第八章	赏宝大会	156
第九章	寻找龙之焰	178
第十章	小白的身世	198
第十一章	小白，给点火	221
第十二章	娘亲约会去了	240
第十三章	傲娇的小白	264
第十四章	炼丹师大会	286

天才儿子
腹黑娘亲
II
比财招亲



十大变态男 聚会

第 一 章



其他的人都顺利地进去了，唯独云溪母子被拦在了门外。

“抱歉，今日的聚会，只有位列十大美男排行榜之人才能入内，闲杂人等请勿入内。”阻拦他们的不是琼花楼的伙计，而是穿着统一服饰的习武弟子，据观察，应当就是赫连家的弟子。他们的神情倨傲，看着云溪母子的眼神也充满了蔑视。

这就是十大家族弟子的家风吗？

看到这两人的神态，云溪对赫连紫风的印象也差了几分，都说有什么样的主人，就养出什么样的狗。

连看家狗都这么倨傲无礼了，主人家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怎么会是闲杂人等呢？你不觉得我儿子比起方才进去的那两位大婶，要来得更加可爱和帅气吗？若是他们两个也能在美男榜上排上号，那我儿子就更没问题了。”

“别在这里胡搅蛮缠！得罪了我们赫连家，没你任何好处！”

这时东方云翔牵着小墨的手，对赫连家的弟子说道：“他们跟我一道来的，他们若是不能进，那我也只好打道回府了。”

赫连家的弟子对望了一眼，彼此都有些犹豫。

“东方公子，规矩不可破，若是人人都争着往里挤，那么今日的聚会岂不是乱糟糟的？”这些人仍继续道。

容少华从前边回首，也插话进来道：“别人是别人，他们是他们！他们母子是跟着我们一道来的，若是他们不能进，那我们几个也只好打道回府了……我算算，我们这里一共是五人，十人的聚会去了五人，也还好，至少还有一半的人剩下，相信依旧能够将此次的聚会办得有声有色。”

“这……”赫连家的弟子为难了，他们想不到这母子二人的背景这么深，居然认识这么多美男榜上在列之人。倘若人都走没了，那么今日的聚会还有什么意义？



这么一想，几人的态度顿时软化了下来。

“好吧，那就破例一次，几位都快请进吧。”

琼花楼的大堂，众人陆续就座，云溪也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坐定之后，她便开始打量起在场的所有人来。这十个人当中，除去排行第二的赫连紫风和排行第五的独孤谋，其余人她算是都熟悉了。果然如她所料，这十个人的身上各有特点，性情都十分古怪，称他们为十大变态男是最为恰当不过了。

“师父，看！那就是独孤谋了。”

云溪顺着蓝慕轩指点的方向看了过去，只见一个人半边身子隐在了楼梯后边，通体黑色的衣裳，很没有存在感。所有人都坐在了大堂中央，唯独他一人站在了楼梯后边，行为十分古怪。最为古怪的是，他的头上戴着一顶斗笠，遮住了他的容貌，让人分辨不清，他的容貌到底如何。

云溪的心底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楼梯后边的位置可以说是整个琼花楼里最适合藏身和埋伏的地点，而他故意将自己的半边身子露在外边，只是为了表示他的存在，或许并非他有意为之，只是一种职业的直觉养成的习惯。

“他是个杀手？”云溪做出了精准的分析。

“师父，你怎么知道的？他的确是个杀手，但凡是他接下的杀人任务，就没有失败过的。”蓝慕轩一脸的盲目崇拜。

云溪挑了挑眉梢，没有说出自己是如何判断的，反而有些好奇地问道：“他整日里都戴着斗笠吗？你可有见过他的真面目？”

蓝慕轩摇头：“没见过！他好像从来都不以真面目示人。”

“那他是怎么入选美男排行榜的？”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只是听说但凡是看过他真容的人，都死在了他的剑下，然后有一个人在临死前说了句，惊为天人。之后大家就都开始推崇他了，到处宣扬他的长相是如何的惊为天人……”

“这样也行？”云溪不由得咂舌。

“太不公平了！早知道我也戴个斗笠，说不定还能排上前五名呢。”白楚牧愤愤不平地道。

楼梯的后边，一道充满杀气的目光隔着斗笠，朝着他们的方向投递过来，白楚牧当场就噤了声，不敢再多说一句。

“好强的杀气！此人的玄阶到底达到了怎样的程度？”云溪的心中也跟着一紧，对方的杀气像是一把凌迟的刀子，无形地狠刮着她的肌肤，让人胆寒。

她居然无法探测到对方的真正实力，甚至连他身上的气息也若有似无，这样的人确实有让人惧怕的资本。她暗暗提醒自己，若非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去招惹他。

二楼的包厢，窗户忽然打开，露出一张女子的脸庞，清丽脱俗，自有一股出尘的气质。楼下闹哄哄的议论声也跟着停歇，所有的人全部抬头看向了二楼的窗口处。

女子盈盈一笑，开口道：“各位久等了，各位能够应邀而来，我家公子很是感激，特意命人预备了美酒和糕点，供各位享用。”

女子抬了抬手，举止优雅大方，不多时，便有婢女将美酒、糕点备齐。

柳家的兄弟有些不耐烦了，扬声道：“赫连紫风呢？他请我们来，自己怎么不露面？唤个丫鬟来招待我们，这算什么待客之道？”

“我们可是冲着他的面子不远千里而来，现在连个人影都没见着，这算什么？”

女子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压根不受两人恶劣的态度影响，依旧笑吟吟地说道：“各位请先用茶点，我家公子说了，等各位用完茶点之后，有礼物相赠。”

“我们不稀罕什么礼物……”柳扶风刚说了一句，女子便扬了扬手，又有一队婢女盈步而出，每个人的手中各有一托盘，托盘上置一精致的小匣子，小匣子打开，一道道淡淡的金光也跟着释放出来。

“是、是玄灵果！”柳扶风率先惊叫了起来，神情颇为激动。

云溪也跟着伸长脖子瞄了一眼，果然是玄灵果！赫连家族好大的手笔，居然随随便便就拿出了九颗玄灵果，好似那是从菜市场上买来的一般，而他家婢女看着这些果子送人，连眼睛都未曾眨一下，可见赫连家的家教和博识。

“这的确是玄灵果，是公子为了答谢各位应邀而来，特意为大家准备的。”女子温婉地一笑，转首看向了云溪母子的方向，道，“云小姐，事先不知道云小姐和令公子会大驾光临，所以没有准备那么多的玄灵果。不过公子特意吩咐了，给云小姐和令公子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啪啪啪！”女子击了三下掌，另有一名红衣的婢女捧着一件物品盈步而出。

云溪诧异地接过了礼物，礼物的内容，全部掩盖在了红绸布之下，她很好奇，对方居然也为他们准备了礼物，到底会是什么呢？

“快打开看看，是什么！”龙千辰等人也都好奇地凑了过来。

云溪微拧了一下眉头，不知为何，心中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背后凉飕飕的。

她的手一扬，掀起了红绸布，乍一见到红绸底下的物品，她的手猛然一颤，居然将托盘打翻了。

“这……”云溪的双瞳微微放大，不由得一阵慌乱。脑海中无数熟悉的片断如浮光掠影般地闪过，她的拳头不由得握紧，骇然发现自己的掌心处已全部是汗水。

“怎么了？一只萝卜而已，有必要把你吓成这样吗？”龙千辰弯身捡起了那只萝卜，诧异道，“赫连家的人也未免太小气了，居然拿一只萝卜送人。”

“娘亲，你怎么了？为什么你浑身上下都在发抖？”

云溪逐渐收敛了心神，摸摸儿子的头道：“没事，娘亲只是被吓了一跳，误把萝卜当成暗器了。”

“暗器？”龙千辰嘴角抖动了下，这理由也未免太过牵强了。

柳家兄弟纷纷在心中鄙视，居然有人能将萝卜当成暗器，真是太绝了！

南宫翼、东方云翔和容少华等人心中却并非如此想法，云溪向来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怎么可能被一只区区的萝卜吓到？莫非她认识萝卜的主人，也就是赫连紫风？

每个人的心中都各有一个小算盘，各自盘算着、思量着。

这时候，楼上窗口处的女子再次开口了。

“各位，除了这些礼物之外，我家公子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件礼物。”

又是三击掌，这一次，出来的不是婢女，而是一名身形矫健的劲装男子，男子双手捧着一柄长剑，也就是这柄长剑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这……这是斩浪剑！上古流传下来的十大宝剑之一的斩浪剑！居然被赫连家的人得到了……”柳扶风咋呼地惊喊过后，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部被吸引了过去，就连一直站在楼梯后边的独孤谋也有了动作。

宝剑，从来都是剑客们所追求之物，尤其是上古流传下来的宝剑，更是人人向往的。

斩浪剑一经亮相，所有人的目光中都释放出了炽热的光芒，心性淡薄的东方云翔不例外，刚刚才被一只萝卜惊吓住的云溪也不例外。

只听赫连家的人道：“各位，我家公子有一个问题想要询问各位，谁的答案让公子满意，这柄斩浪剑便是他的。”

真的如此简单吗？众人的心中皆是疑惑，但疑惑归疑惑，斩浪剑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谁也无法阻挡它的魅力。

柳扶风第一个抢先地问道：“什么问题，尽管问吧！”

女子浅浅一笑，回首相顾，像是在询问主人家的意思。须臾，再次回首，开口道：“请各位如实回答，去年的今日，各位都身处何地，在做什么，同何人在一起？”

这么简单的问题？众人的心中又是一阵疑惑。

“还是我先吧！”柳扶风果然是习惯了出风头，事事争先。

他轻抚了下两鬓的垂发，眼睛微眯了下，回忆道：“我记得去年今日，我和雨弟哪里也没有去，就待在了家中，谱写词曲。那一首曲子，很受文人雅士的欢迎，到现在还有无数的人在争相弹唱……”谈论起他的曲子，他的脸上显露出了得意之色。

“对，我跟我大哥去年今日，就在家中谱写词曲。谁都知道，我们兄弟二人文武双全，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不像有些人，傻呆呆的，只懂得埋首炼制丹药，其余的一窍都不通……”柳扶雨别有深意的目光飘向了蓝慕轩，那目光之中满是不屑和鄙视。

蓝慕轩低头，正在细细地琢磨着那只萝卜，方才听师父说误将它当成了暗器，他心想着师父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会将萝卜当成暗器？莫不是这里面另有乾坤？

他压根就没有接收到任何外来的打击和鄙视，专心致志地研究着萝卜，让柳扶雨攻击的话，全部打在了棉花团上，柳扶雨很是憋闷，脸色更加臭了。

云溪瞄了一眼自己的傻徒弟，真的很想撞墙。收了这个徒弟，估计将会是她人生中的

一个污点，一处败笔……她摇头苦叹，只好勉强安慰自己，希望傻人有傻福吧。

楼上的女子微微颌首，道：“多谢两位柳公子的回答。”

“那么斩浪剑是不是就可以归我们兄弟所有了？”柳扶风狂傲地一笑，以为剑已入囊中。

女子摇了摇头，笑得很是不卑不亢：“二位莫要着急，还是等所有人都回答完之后，再作定论不迟。”

柳扶风脸色一沉，气恼地拂了拂袖，只好重新落座。

“不知哪位公子愿意率先回答问题？”女子环顾了一圈道。

众人皆在沉思当中，心想着柳家兄弟的回答显然是不合那女子的心意，那么赫连紫风设计下这个问题究竟是何用意？如何回答才能让他满意，才能得到斩浪剑呢？

一时之间，谁也没有率先作声。

女子浅浅地一笑，将视线落在了云溪的身上，问道：“云小姐，不如你也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我？”云溪扬了扬眉梢，居然也让她来回答问题，不知对方究竟有何意图。她细细思索了下，去年的今日她在做什么呢？

脑海中电光闪烁，她忽然间抓住了一幅极为敏感的画面。

慈云观的山脚下，那个男人冷硬的面孔对着她，如虎豹般凌厉的眼神紧紧地锁住她，以霸道的口吻道：“女人，乖乖地在这里等我，哪里也不许去……倘若你偷偷跑了，我会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

对，就是那一日，就是那一张脸！她不会记错的！

难道……

怎么会这么巧？

她不愿意相信。

然而那一只萝卜又是怎么回事？

脑中记忆如浮光掠影般闪过，画面跳转到了她第一日穿越而来的情景。

虚脱、无力、饥渴、难以呼吸……当她从崖上跳下的那一刻，她便坠入一个无底的深渊，没有尽头，没有光明，没有生望。

她以为她死定了，可是迷糊中，又分明觉得自己是存在的，要不然那一丝丝钻心的疼痛又是来自何处？

当她睁开眼，入目的却是一张陌生男人的脸。

那是一张精致无双的脸，眉眼漂亮，鼻梁挺直，唇形菲薄诱人，唇上带着过度的嫣红。

分明是一张漂亮的脸，前一刻还美好得让人迷醉，然而下一刻却变得气势凌厉，那双漆黑深邃的眼睛若虎豹般，带着掠夺的气息。他浑身上下散发出不可一世的狂妄和霸道，森严冷漠的气息更是澎湃惊人。

“想要我救你吗？”他的声音好似风吹竹叶的沙沙声，动听却也缥缈。

他的手中握着一只不知从何处采来的萝卜，当作诱饵一般在饥饿困乏的她面前来回晃动着。在她眼中，彼时彼刻，那已不再是单纯的一只萝卜，而是她所能抓到的最后一根稻草，生的希望！

“求我！”他说。

她紧紧地盯着他的双目，那里面深不见底，而且寒彻透骨。

他再次说道：“求我！”

不，不能求他！人，活要活得有尊严，死也要死得有尊严！

她坚定地闭上了双目，等着死神带走她，反正都是一死，她不在乎再死一次。

“为什么不求我？”他的声音有了一丝波动。

“我宁可死……也不求人！”她说。

他的脚步声渐渐离去，走得很无情，很坚定。

时间一点点流逝，她感觉自己的生命也在慢慢地流逝。

四周静谧得只剩下了自己苟延残喘的呼吸声，她的意识也在消失中……

弥留之际，一个霸道的声音传入了她的耳中：“那我偏偏不让你死！”

一滴滴的汁液体入了她的口中，苦中带甜。

当她醒来时，发现自己到了慈云观，所有的人都叫她云溪，同样的名字，却是不同的身份。最令她意外的是，她居然还有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

在一段时间的彷徨之后，她终于接受了眼前这个身份、这个事实，日子倒也过得安逸。

那一日，受好奇心的唆使，她迈步踏入了慈云观的一方禁地。

白雾缭绕的竹林中，竹影缱绻间，她再度见到了他。他一身白衣胜雪，迎风舞剑，片片落英，美好得有些不真实。

他终究还是救了她，是她的救命恩人。

虽然他的态度有些恶劣，整日里一副生人勿近的表情，从不拿笑颜迎人，她却想做点什么，来报答他的恩情。因为，毕竟他是她来到这个世界后第一个见到的人，而且又是整个慈云观里除了她和小墨之外唯一不念经吃斋的人，内心里总有一种特别的情愫包含其中。

“你的手腕怎么又受伤了？前几日我不是才帮你包扎过吗？”

“……”

“为什么这么不爱惜自己？你整日里日夜不眠地练剑，究竟是为了什么？”

“……”

“别动！这是最好的金疮药，是我自己炼制的，保证一日就见效。”

“……”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为什么独自一人住在慈云观的禁地？”

“女人，你的话太多了！”

“哈哈！五年了，终于听到你跟我说一句话，真不容易！嗯，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哈哈哈！”

“……”

五年的相处，她已将他视作了朋友，来到这个世界后唯一的朋友，除了儿子，平日里接触最多的便是他了。尽管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冷漠，除了练剑还是练剑，可是她却觉得他已经在慢慢地改变，因为他已经不再排斥她了。

她以为，他们之间会一直这样相处下去。

直到那一日，她偶然闯入了他的房间，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一幕……从此，她再也不敢去找他；从此，每每见到他，她的心底便会生出一种恐惧感。

她越是想要避开他，他却反常地开始主动来接近她。

“女人，我的手受伤了，给我包扎！”

“……”

“女人，你的金疮药呢？”

“……”

“女人，我命令你，跟我说话！”

“……”

“女人，我要离开了，短时间内都不会再回来。你乖乖地在这里等我，哪里也不许去……倘若你偷偷跑了，我会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

“……”

思绪像长了翅膀的蝴蝶翩翩飞舞着，越飞越远，云溪深锁着眉头，陷入了纠结的沉思当中。

“云小姐？”楼上的女子见她久久地出神，不由得言提醒。

云小墨看了看娘亲深锁的眉头，小嘴抿了下，仰头道：“娘亲那天跟我在一起，我们就住在慈云观里，什么也没做。”

女子抿嘴轻笑了声，看着他的神色柔和了几分，颌首道：“好的，谢谢你的答案。”

女子又开始询问其他的几人。

容少华侧目，观察着她异样的神色，压低声音道：“你怎么了？在想什么，这么出神？”

“赫连紫风，是不是有一段时间都不在赫连家？”云溪脱口而出道。

容少华摇着折扇的手忽然停下，诧异地看向她，眉头轻蹙：“赫连紫风其人从前都很低调，没怎么在江湖上听闻过，好像是从一年前他回到赫连家开始，他的名字才逐渐被世人所传诵。他回到赫连家之后，在极短的时间内，用强势的手段迅速执掌了赫连家的大权，将那些反对他的声音全部打压了下去。之后他又让赫连家稳坐十大家族之首，并且率领着十大家族的首领和圣宫的人作对，为十大家族争取到了有利的地位，从此十大家族的人便以他马首是瞻。赫连紫风这个名字，也因此被江湖人传得沸沸扬扬，将他视为神佛一般的

存在……”

云溪的身子猛然摇晃了下，看来她的猜测是对的，他真的就是赫连紫风，那个神话一般存在的男人！

她的心神更加忐忑不安了。

这时候，已有几人回答了女子的问话，现下轮到了龙千辰。

龙千辰还在跟白楚牧窃窃私语，笑着独孤谋方才有趣的回答，因为方才女子问他之时，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亮了亮他的剑，不言而喻，他在去年的今日必定是在杀人了，至于何地，恐怕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听了女子的问话，龙千辰想了想，说道：“去年这个时候……我真不记得了，可能是在南熙国赏花，也可能是在北湘国游船，又或者是在西慕国爬山……”

他的话未完，楼上的窗口处，另有一个女子的声音传了出来，带着几分怒喝：“你撒谎！去年的今日，你分明就在东陵国！不是赏花、游船、爬山，而是——”

女子的声音戛然而止，唯有气喘吁吁的喘息声仍在继续。

龙千辰乍听到女子的声音，也是吓了一跳，惊慌得直接从凳子上摔了下来。

“我还有事，先走一步了！”见形势不妙，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女子的娇喝声再次传来：“来人，给我抓住他！”

紧接着一抹紫色的纤影从窗口处飞跃而出，长剑在她的手中飒飒作响，泛着冷冽的寒光，她飞掠的方向正是龙千辰逃离的方向。

“姑奶奶，你认错人了，我根本不认识你！”龙千辰的去路被赫连家的人给堵上了，他没法，只能跟无头苍蝇一般在楼里面不停地打转。

“站住！我认得你的声音，也记得你的身影，你休想抵赖！”紫衣女子紧追着他，带着一脸的怨怒，手中的长剑杀气逼人。

两人你追我杀，在琼花楼里到处乱窜，鸡飞狗跳。

其余的人都在一旁围观着，谁也没插手，反倒看起戏来。尤其是白楚牧，看得津津有味，还不忘拍手叫好！

云溪细细地打量着那紫衣女子，不得不说，自她一出现，云溪眼前就掠过一抹惊艳之色。这女子的脸上虽带着怒色，却丝毫不见狰狞和扭曲之色，反倒是多了几分女子的娇嗔韵味。

女子很美，她的美，美在其容颜身姿。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

这样的女子，世间罕见，就连身为女子的云溪看了，也忍不住惊叹。

“紫语，住手！”二楼的窗台处，男子的声音传了出来，如风吹竹叶的沙沙声，低而沉，却让人记忆犹新。

云溪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心中猛然一跳，果然是他！

云溪抬头，对上了那一双足以撼动她心神的眼睛，顿时心漏跳了一拍。

他，终于还是找来了，像是一场噩梦。

赫连紫风的目光淡淡地扫过她，好似看到了她，又好似没有看到，让人捉摸不透，也让云溪的心更加乱了。

还是和初见他时一般，他卓然挺拔的身影矗立在窗前，只是那么站着，不言不语，便已给人无形的压力。

这个男人出类拔萃的气势直逼鬼神！

依稀记得，也是在这个窗台前，她曾见到龙千绝卓然的身姿倚窗而立，同样出类拔萃的两个男人，一个慵懒高雅，仿若天上的神祇，令人仰望；一个却是霸道冷漠，无处不在的掠夺气息，让人心生胆寒。

她真不该来的！

云溪忽然有些后悔，倘若今日她不来凑这个热闹，或许就不会遇见他……然而，就算她今日未遇上他，他是否就真的会放过她，当作一切都未曾发生过呢？

“哥，就是他！去年的今日，在梅林里冒犯我的人，就是他！我认得他的声音，也记得他的身影，我绝对不会认错的！”赫连紫语咬着唇瓣，气势汹汹地举剑瞪着龙千辰，樱色的唇瓣被她咬得充满了血色，使得她整个人看起来更加妩媚动人。

龙千辰闪身一躲，藏到了云溪的身后，忙不迭地摇着双手道：“你认错人了！我没去过什么梅林，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根本就不在东陵国。”

云溪蹙了一下眉头，实在很想将这小子拉出去大卸八块，他哪里不能躲，为何偏偏要躲到她的身后来？她已经敏感地感觉到了那一双带着几千伏电压般的眼睛再次朝着她的方向扫来，一颗心顿时跳到了嗓子眼，她僵直着身子，不敢随意动弹一下。

赫连紫语走近了几分，紧盯着她身后的龙千辰，冷声道：“如果不是你，那你躲什么？你分明就是做贼心虚！”

“我没躲啊！”龙千辰心虚地回了句，整个人很没胆地全部躲在了云溪的身后。

“你还说你没躲？你做得出来，为何不敢承认？你到底还算不算一个男人？”赫连紫语说着说着，眼圈忽地一红，居然啼哭出声。

霎时间，美人垂泪，梨花带雨，人见人怜。

“龙千辰，你到底干了什么好事？居然把赫连家的千金小姐给弄哭了？”白楚牧戏谑道。

龙千辰这时候哪里有闲心去理会他，见着赫连紫语从方才的凶神恶煞，一转眼变得楚楚可怜的垂泪相，他顿时也慌了手脚，不知道如何是好。

“你、你别哭啊！我承认，那日的确是我，可是……可是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只是随便在梅林里逛逛，我怎么知道会看到……好吧，你说吧，你到底想怎样，才肯饶过我？”

“哥，你看，他终于承认了。”

这时候，赫连紫风已踱步步下了楼梯，他漠然地看着这一切，一双冰冷的眸子没有聚

焦在任何人的身上，然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好似接收到了他的目光审视，所有的人都屏息凝神，不敢有丝毫的妄动。

龙千辰的心神越加忐忑，整个人微微一侧，再度隐身在了云溪的身后。

赫连紫风的视线慢慢飘了过来，与云溪的目光直直地对上，那一刹那，好似周围有一座薄冰雕成的房子，瞬间分崩离析，碎裂成片片毫无规则形状的薄冰！

云溪眼皮猛然一跳，脑海中又闪过那一幕恐怖的画面。

云溪的双瞳慢慢地收缩，那种莫名的恐惧感再一次从心底里萌发。腹中一阵翻腾，她险些将腹中的酸水呕吐出来。将那股酸意生生地咽了下去之后，她努力镇定心神，朝着赫连紫风的方向冷冷地逼视了过去。

输人不输阵，她决不能退缩！

“大嫂，这都是误会，你帮我解释解释。”龙千辰弱弱的声音，从背后传递过来，让云溪恨得牙痒痒。

龙千辰，你到底还是不是个男人？

你只会躲在女人的背后吗？

最可恶的是，偏偏把她架在了火上炙烤，不对，应该是在寒冰里凝结。

“大、嫂？”冷凝的声音从赫连紫风的口里吐出，他紧盯着她的目光更加冷了几分，那种熟悉而复杂的眼神再次像潮水般向她涌来，那眼神忽而像温暖的海水将她整个人全部包裹，忽而又像刽子手将她狠狠地撕碎！

云溪的心神一阵晃动，又是这种眼神！

每当他露出这种眼神，她的心都会不受控制地惊惧，猜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又将她视作了什么人。那种又爱又恨的情感，好似不是对她，而是在对着另外一个人，可是又偏偏盯着她，她感觉自己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龙千辰，你的事，你自己处理！我还有事，先走一步了。”牵起儿子的手，云溪只想尽快逃离。

“大嫂，等等我！”龙千辰连忙追上她，他是认准了她，说什么都要找她保驾护航。

赫连紫风娇喝了一声，阻拦他们：“谁也不许走！”

赫连家的人再次蜂拥而上，将三人团团围住。

“哥，你要替我做主，千万不能轻饶了他！”

现场一片静默，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注视着赫连紫风，不知道他究竟打算如何处理此事。而赫连紫风的目光久久地落在了云溪的身上，那目光像是一把刀，在慢慢地将云溪全身上下凌迟。他久久不语，谁也猜不透他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直到所有人都受不了这种气氛之时，他忽然开口了。

“放他们走！”

云溪和龙千辰两人同时长长地松了口气，其他人也好似刚刚经历了一场磨难，此刻才

终于顺利度劫，紧绷的神经逐渐松弛。

难怪人人都说得罪任何人，都不要得罪赫连紫风，因为他就是一个鬼神一般存在的人物！

“哥，你怎么能放他们走呢？我好不容易才逮到他的……”赫连紫语的话刚说到一半，转头对上赫连紫风冰冷的目光，她后边的话便全部被吓了回去，噤若寒蝉。

云溪拉着儿子，刚想走人，赫连紫风鬼魅一般的声音，再次传入了她的耳中，他用的是秘语，除了她，没有任何人可以听到。

“你失约了……”

短短的四个字，仿佛梦魇一般笼罩在云溪的心头，她心中忐忑，他到底会如何报复她？会杀了她，还是将她分尸？抑或是……她不敢继续想象。

从琼花楼出来，一直到回到将军府，云溪的心神还是恍恍惚惚的，一路上白楚牧他们都在质问着龙千辰和赫连家千金小姐之间的事，她却一点兴趣也没有。

突然之间，很想念龙千绝。

在她的心最为忐忑不安的时候，她多希望他就守在她的身边，给她力量，给她安慰。

该死的龙千绝，你到底跑哪里去了？

真的被我气走了吗？

难道你对我的感情，仅此而已？

幸而连续两日过去，赫连紫风都没有上门来找她的麻烦，她紧绷着的心弦也跟着放松了，或许他当日也只是随口说说，未必就当真了。想他昔日不过是隐居于慈云观中的无名剑客，如今却摇身一变，化作了能令十大家族马首是瞻的大人物，现在的他，怕是日理万机，不会再记得昔日那些小事和她这样的小人物了。

她摇头苦笑，或许是她把自己看得太重了，人家压根就没放在眼里，纯粹是她瞎操心了。

心中没有了顾虑，她便又开始专注于玄阶的修炼，争霸赛的日子日益临近，她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这一战，不只是为了她自己，更是为了云家的未来！

在她闭关修炼的这段时间里，听闻赫连家的千金赫连紫语日日来找龙千辰的麻烦，龙千辰现在是每时每刻闻“语”而逃，于是这两人在沁阳城的大街上，一个逃一个追，弄得谣言满天飞。

现在每当人们提起赫连紫语，就势必要谈论到龙千辰，而每当提及龙千辰时，更是少不了绯闻女主角的戏码。谁也不知道他们之间究竟发生过怎样的事，使得两人每次一见着面就跟老鼠见着猫似的，一个逃一个追，不依不饶！

离争霸赛的日子不到两日，皇宫里突然来人，请云溪进宫赴宴，说是商谈有关争霸赛的事宜。赛前做点动员和准备也是必要的，云溪没有推辞，便跟着来人进了宫。

这是云溪第一次踏入皇宫的宫门，只觉得有些新鲜，只当是来参观游览来了。一路走来，

宫阙楼阁，眼花缭乱，若不是有人领路，她怕是要转晕了。

前方不远处，有对话声传来。

“听闻靖王爷此次也会参加五国争霸赛，本尊很是期待靖王爷的出色表现……”男子的声音略显粗哑。

“一定不会让尊者失望。”回话的男子声音冷酷，不带任何的感情色彩。

这不是南宫翼吗？他身边的黄衣男子又是谁？

“你来了。”南宫翼竟是主动跟她打招呼，微微侧身，为她介绍道，“这位是圣宫的黄龙尊者。”

黄龙尊者邪魅的眼神在她身上转了几圈，那目光好似在一层层地剥开她身上的衣裳，让云溪觉得浑身不自在，有种想吐的恶心感。

“主人，黄龙尊者是圣宫四大尊者里边最为好色的……”就连玄翼也受不了他如此猥亵的目光扫视了。

“你就是云溪？听说你杀了我圣宫不少弟子，你的胆子可真不是一般的大！”他表面上笑嘻嘻的，然而云溪却没有错漏他眼底一闪而逝的阴冷。

“尊者大人想必是误听了消息吧？区区一个云溪，如何敌得过圣宫那么多的高手？再说了，可有人亲眼见过我杀人？莫不是有些人失了职，无法推脱责任，所以就硬是将这等罪名诬赖在了我头上吧？”云溪在心底冷哼，想必是那玄龙尊者逃离后想要找她报仇，可是又没有足够的实力，所以就想借他人之手除去她，好歹毒的心！

黄龙尊者眼神微闪了下，他的心中也有些疑惑，想那玄龙尊者跟他提及此事时，言辞闪烁，有些事交代得不详不实，由不得他怀疑。

“你休想否认！本尊会找到确实证据的。”冷冽的气息喷发，黄龙尊者冷哼了声，没有发难。

南宫翼静立在一旁看戏，神情冷酷，丝毫没有要干涉的意思和举动。

“赫连公子，这边请！”

宫门处，又有宾客到来。

陷入沉思中的黄龙尊者瞬间回了神，邪佞的目光穿透了虚空，直直地射向了方才宫门处迈步而入的赫连紫风，他虚着眼，眼底有几簇嫉恨的火光在闪烁着。

云溪在听到“赫连”两个字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想逃，皇宫里的来人，只说是进宫商讨争霸赛的事宜，可并没有说圣宫和十大家族的人也会到场，若是早知道他来，她是肯定不会来的。

随后她看到了黄龙尊者眼底的变化，恍然觉悟，她怎么忘记了，圣宫和十大家族之间本就有嫌隙，现在双方见面，怕是免不了明争暗斗，或许他压根就没有时间来关注她这么一个小人物的吧？

这样想着，心里也镇定了许多。

赫连紫风自宫门处徐徐走来，他的步子不大不小，然而他每踏出一步，便让对面的人